名家新作

萝卜缨子

◎王杰昌

作者简介 王杰昌，山东安丘人，高级编辑。毕业于山东师范大学，任职于山东电视台，历任新闻部记者、编辑、新闻中心副主任、公共频道副总监、总监、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综合部总监。

被授予山东广播电视局拔尖人才，中国十大传媒策划专家。主创的《领导干部的楷模孔繁森》系列报道、《正人先正己——济南交警塑造新形象》《千古绝唱——洛庄汉墓出土乐器鉴定》等作品三次获得中国新闻奖。策划拍摄的纪录片《登》获2013年第十九届中国电视纪录片十佳长篇作品，入选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2013年第一批优秀国产纪录片。《娘和娘的独轮车》入围中国镇江国际纪录片节，获玉山最佳短纪录片，入围卡塔尔半岛国际纪录片节。著有诗集《江清月近人》，诗歌、散文作品散见于各报刊杂志。

邻居老刘种的萝卜大丰收，一个个长得像小猪，前几天我散步到他田里看见的。

膘肥体壮的萝卜头顶着茂密的生龙活虎的拇指粗的缨子，一尺高。

我相中了这萝卜缨子。

想到立冬以后和它相约，重拾一畦雪花，重拾一双冻红的手和一双手的老茧，重拾一碗小豆腐和母亲水分丢失的缨子一样的皱纹。

立冬过了，小雪过了。这是锛白菜、萝卜、辣疙瘩的时节。西北风起了，零星的雪花在半空中游荡，偶尔碰到脸上，尖尖地疼。母亲围着一条深紫色的围巾，她的腮头儿也是紫色的，手应该也是，我猜想。我的手都冻红了，她的手冻得远远地在我前面，一畦畦地在我前面，应该冻紫了的，但被泥巴包着，我只看见她的手是泥土的颜色。

这是上世纪70年代的农时农事。母亲带着我，我那时十几岁，先把大白菜一棵棵锛倒，根上的土轻轻扑拉，留住完整的根；枯叶轻轻突扒，像抱着小孩的头理发一样，不能撕出个窟窿。然后一棵精神抖擞的白菜就会被放到窖子里，这是一冬的大菜，是春节的饺子，是亲朋的酒肴，是母亲看家的脸面。根上拴红绳的白菜是不能卖的，那是母亲系在心头的全家的新年。

拾掇完了白菜，才是萝卜辣疙瘩，这两样东西泼辣，拔出萝卜带出泥，泥也好理整，沙土的，一扑拉就掉。然后装到篓子里，回家把缨子割下，萝卜埋到沙土里，辣疙瘩腌咸菜。

我说过我相中了这萝卜缨子。

萝卜缨子辣疙瘩缨子一直是我无法破解的母亲的密码。

母亲把割下的缨子一穗穗地挂到院子里的铁条上，等它们失去水分。失去水分的缨子仍然绿油油的，这得益于母亲一天几遍翻来翻去，失去水分的缨子虽然绉了，但却有一种让人可以依靠的力量，一种储存了阳光雨露加风雪的厚重和信任，甚至是一种依赖。

我相中了这萝卜缨子完全是因为母亲，它是我恋母情结的一部分，甚至缨子是我母亲的一部分。

母亲把黄豆泡好了，在一个红色的陶器工艺的三盆子里，然后在院子里的水磨上，磨呀磨呀，奶汤般的豆汁顺着石磨的眼睑悠悠地流下，院子里豆香沁人，像回到春天的豆田。

母亲把早已泡过的缨子切碎，与豆汁合了，慢火，在锅里煎熬。当豆汁完全被缨子吸纳，一锅热腾腾的小豆腐便在母亲的微笑里诞生。

这是改善伙食的一餐，也是物尽其用的一餐，这是油水匮乏时代的一餐，也是岁月煎熬的一餐。因为没有油水，我是不愿意吃的，缨子的青苷气息伴随我度过了相当一段时间，但我不清楚为什么，母亲一直喜欢吃小豆腐，甚至在她病重期间。

她病了，2001年住进了肿瘤医院。为了方便兄弟姊妹照顾她，我们在医院租了个房子，约等于又安了一个简陋的家。这个时候，我们已经有了可以让母亲吃海参鲍鱼的条件，可是，母亲已经吃不下了，她也不喜欢吃，十有八九可能是一个喜欢吃鱼刺的母亲，她惦记的依然是她的小豆腐。而此时，小豆腐在城里似乎成了奢侈品，因为，母亲所想的缨子已经被人类抛弃。

我相中了这萝卜缨子。

小雪也过了，老刘收了萝卜，想必萝卜像一群小猪一样在超市里高价排列，缨子在田里有被遗弃的凄凉，又有被卸磨杀掉的悲切，初冬的雨为缨子又添了几多泥泞，此时，我与缨子如约而至。

在蒙蒙细雨里，我把缨子一簇簇理齐，摘了黄叶，手有些许十几岁时的疼，我仿佛回了那时，仿佛一双老茧的双手和我一起，虽然远远地在我前面，一畦畦地在我前面，应该冻紫了的，被泥巴包着，但我看见了，她的手是紫的颜色。

我把缨子抱回家，用自来水冲洗干净它的全身，这次不像给白菜理发，而是给缨子沐浴，从头到脚，然后在母亲的记忆里晾晒，等待豆汁像乳汁一样流下来的那一刻。

诗影潍坊

那一天

◎杨泰

那一天的决定
大吃一顿报答我的好心情
大街上匆匆的人群
小巷里柔柔的风

举着亲切的电话
你的声音萦响在我的心中
一起去吧
那老巷里的小店有淳朴的古风

来一碗猪肉炖粉条
象征我们长久的友谊更长久
来一份松仁玉米
大森林里的清香醉了你的眼睛

碰一下高脚酒杯
这世界里的声响玲珑剔透
窗外柔柔的风
你脸上甜甜的笑容



《匆匆》
摄影：张驰
拍摄地点：泰华城中兴商业街

鸢都之韵

【双调·快活年】壬寅二九醉胶河

◎唐晓萍

胶河冰上钓鱼郎，赏腊节芦苇茫。撷葭对影捧夕阳，醉笑声声朗。暮色沉烟巷，轻舞扬。

【双调·快活年】潍河冬韵

◎荆翠

垂纶向晚钓夕阳，惊雏鸭躲藏。是谁打碎镜中霜？难见获花胖。柳梦拂心上，春蓄芳。

【双调·折桂令】辞旧迎新曲

◎郭顺敏

快扬鞭日上中天，破了羊圈，弃了棉签。指顾东山，平添豪气，忘掉辛酸。

忙碌碌神交易安，泪莹莹谢过夷安。莫问因缘，莫笑愚顽。且待春风，直挂云帆。

【仙吕·锦橙梅】小寒

◎乔云峰

细数已经到小寒，眼看就要过新年。放开封控谱新篇，待要是、加油干。真情不怕困难，当心才有平安，心无碍、道路宽。盼明天，满街是、东风暖。

母亲要卖暖水瓶

◎王乐成

早饭后，母亲吩咐我去赶集。我说，饭菜都全，天又冷，赶集买啥？

“卖暖水壶。”母亲的话，让我一愣。

“我老了，家里用不了这么多暖水壶。不快去卖了，等我一走，你们还不都撇(扔)了？”

妹说，你这半旧不新的，没人要的。除非像竹皮那样的古董级别。

说起暖水瓶，真让人思绪万千。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暖水瓶都摆在家庭八仙桌后的条几上，是家庭显眼的家当。那时的新人结婚，除自行车、缝纫机和手表三大件，再就数得上红牡丹花开的暖水瓶。

记事起，我家里是用黑铁燎壶烧水。后来，父亲买来了铝锅，烧水快，还省柴火。

烧开了水，先把奶奶黑乎乎的竹皮暖瓶灌满，剩下的再装我家的镂空绿皮暖壶。说是绿皮，实际已分不清是墨绿，还是浅黑，反正都是古董级的。

有次，家里的黑狗偷吃，被我母亲打了一笤帚，狗一蹦跶，撞倒了灌满开水的暖瓶，暖瓶胆打碎了。花了1.8元买了个内胆换上，疼得母亲直跺脚。那时，一个鸡蛋才卖5分钱，这个内胆，可得近40个鸡蛋才能换回来，假如买成盐，能够全家人吃半年哪！

70年代末，走进高校门，提着暖水瓶去餐厅提水打饭，又成了显摆身份的标志。毕竟，一个宿舍的七八位同学，入学时，拥有一把暖瓶的，绝对不过半数。夏秋好说，吃饭完，饭钵子接点开水，涮涮喝了；冬日里，没暖水壶就很不方便。稀缺为贵。暖水瓶放一边，再去排队打饭菜，暖瓶有时被人顺走。我很幸运，只丢过一次。同舍的寿光籍同学，接连丢了3把暖水壶，气得蹦高骂娘，他心疼啊！

工作后，月薪5张大团结，一下成富豪，便奢侈起来，一次买了两把绿皮铁壳镂空暖水瓶。天寒地冻的三九时节，暖瓶塞竟冻住，拔不出来。零下近20℃，没取暖炉，室内冷得实在受不了，就点燃废弃的卷子纸，驱驱寒。妻后来说：“你不会用葡萄糖瓶子装热水暖被窝？”“你怎么不及时提醒呢？”“那时，俺还没毕业，哪会认识你？”都是马后炮。

时代在发展，暖水瓶的样式也与时俱进。当还在羡慕那20多元一把的花皮铁壳热水瓶时，在县城招待所会场上，漂亮服务员手里提的是不锈钢热水瓶。光洁锃亮，那不锈钢暖瓶就像新贵族，一副豪华的派头。

真正用上花皮铁壳暖瓶，是托了结婚的福。那时，同学朋友送贺礼，多是毛巾、枕巾、梳子、镜子、脸盆、床单，被罩等生活实用品。一对牡丹花开的鲜艳暖水瓶，得四五张大团结啊，一个月的工资呢。喜得我母亲逢人便夸，夸暖瓶吉祥气派，夸送瓶的同学出手阔绰，人也长得俊。

一夸二赞，刺激了我新进门媳妇的神经。她翻看着喜份子记录簿，连说我父亲的小楷有颜体的味道，实际是标准的欧体。她貌似欣赏书法，实则在顺藤摸瓜，最后，盯着那送暖瓶人的芳名，两眼拉直，却不动声色地旁敲侧击，这送瓶的“瓜”是亲戚呢，是朋友呢，还是同学呢？并意味深长地说，暖水瓶，外冷内热，这礼品送得好有创意。最后说，送这么贵重的礼物，很想当面感谢她。我能见她吗？

原以为，生了醋意的媳妇，会把这对花暖瓶打入冷宫。谁想，刚搬进县城的家，她就把花暖瓶摆上了台面，花瓶，花瓶，看着就养眼，更何况，还装水保温。

导致这对花暖瓶失宠的，是一场烫伤事故。1993年5月，在京城北大医院陪护父亲的我，接到家乡爱人的来信：刚上托儿所的儿子被烫伤，正由他姥姥看护。

待陪父亲出院回乡，儿子已烫伤痊愈，活蹦乱跳。才发现，那对肇事的花暖瓶蒸发了。

不锈钢暖水瓶，时兴在90年代末期，价格贵得吓人，让平民百姓须仰视才见。这“新贵”入我这寻常百姓家，时代的车轮已驶入新世纪。爱人评上优秀教师，奖了两把“一把手”牌不锈钢暖瓶。这哪舍得用？得供起来。

2011年3月，我借调进京工作。当打开来自家乡的包裹，两把“一把手”跟锅碗瓢盆拥抱在一起，逛京城来了。

遗憾的是，两把“一把手”很不长脸，都是外凉胆也凉。同事建议更换壶胆，却踏破铁鞋无觅处。爱人说，学校光为节省费用，买的“一把手”是冒牌货，干脆扔掉吧！这哪能行？奖品是冒牌，可先进工作者不是冒牌啊！返乡时，将两把伪“一把手”跟书籍一起拉回了故乡。

当下，家家用上了不锈钢电水壶，有的还是智能操控。边烧水，边泡茶，暖水瓶基本失业下岗。我母亲数次搬家，总带着的5把各式暖水瓶，在电热壶的凛然挤压下，瑟缩进了房间角落里。邻居家的暖壶，也聚集到了村民俗馆的展室。暖瓶的功用，由保温，演变成了追忆生活变迁的中介。

……

再回到文章的开头。既然母亲有吩咐，那就假说卖了吧。给母亲送上了50元，把暖水瓶藏进了车库里。

向天草

◎吴瑞芳

前些天，我从青州以南的劈山之顶带回的多肉植物开花了。粉白小巧的花儿挤满了十几厘米高的金字塔状花身，长而肥硕的莲花状叶片底座都隐藏不见，最动人的是点缀在花丝顶端、小米粒大的紫红色花药，轻盈柔美、灵动多姿，让人心生无限爱恋。

我兴奋地拍了视频发给小妹，她问我是什么花开得如此繁盛娇媚。我说：野花。不一会儿，她发来搜索到的答案：瓦松。并说，从前咱外婆家的房子上就长着好几棵，咱们叫它向天草。妹妹一番话让我如梦初醒，思绪一下回到了四十多年前，游走在旧时光中。

五六岁换牙的年龄，有一次在外婆家吃饭，不小心崩掉了一颗牙，外婆连忙放下手中的碗筷，接过我手中那颗带着血的牙，急切地问：“上牙还是下牙？”我回答是下牙，她一边说着“掉了下牙要扔到屋顶上，上牙要扔到床底下”，一边颠着小脚走到屋外，高高抡起胳膊，将那颗牙扔到了鱼鳞般的屋瓦上。瓦缝上长了一些野植物，小小的，形如松树，绿绿的，萌萌的，给老屋增添了几丝生气。后来，我惦记着那颗牙在屋顶变成了什么样，曾抬头看过几次那些野植物，也曾问过外婆它的名字。外婆说叫向天草，敦敦实实的，不怕风，不怕雨，也不怕太阳晒，真是皮实。别看它不起眼，还是一味能清热解毒、止痛止痒的中药呢，真是不寻常。记得当时她远远望着向天草，有些感慨地说：瓦缝中就那么一星点土，还日晒风吹的，它却活得那么潇洒自在，这要有多大的胸襟啊。

仰望着在风中摇曳的向天草，我小小的心里充满了感动和敬意。虽然只是无人问津的野草，却跟其他植物一样在酷暑严寒中做着葱茏的梦，在阳光雨露的滋润下默默积蓄着力量，无声无息地守护着一方屋顶，静静地等待人们需要它的时候挺身而出，无私地奉献所有，难怪人们会赋予它“向天草”这样昂扬高贵的名字。只是后来掉的牙多了，我渐渐忘记了被外婆抛在向天草身旁的那一颗，也忘记了向天草的存在，更没在意它是否开过花。

上学后，读鲁迅《野草》集中《颓败线的颤动》一文，看到里面有“但也看见屋上瓦松的茂密的森林”一句时，曾擅自猜测，先生的瓦松是不是和外婆房顶的向天草一样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和百折不饶、一往无前的勇气呢？今天，靠了强大的“度娘”，我才知道，外婆说的向天草就是鲁迅先生笔下的瓦松。因其生长在瓦房之上，整体造型像一株小小的松树，且拥有松树一样的惊人毅力，因此得名。

瓦松遍布全国各地，所以有很多别名。它既能耐受40℃的高温，也能抵御零下25℃的低温，无论是在稀薄的屋瓦土层上，还是在陡峭的崖壁缝隙间，它都能扎根开叶，活出了自己的高度。它绽放着最美的自己，也装点着世界的美好。

望着案头这棵来自大山之巅的瓦松，我思绪万千。学做一棵瓦松吧，哪怕一点点。

老屋·童年

◎谭海川

坊子煤矿职工家属院有个奇怪的名字，叫“大墙后”。我家老屋在院中最后一排。房后面就是一片田园了，时人称为“后坡”。坡里有丘陵有沟壑，有枯井也有坟茔，还有一垅一垅的庄稼地。沟壑之间流淌着一条小河，河不宽也不深，但是长流水。白天常有妇人在此浣衣，种地的、割草的、放羊的、牧鹅鸭的、戏水的、捉鱼的都有。白天的后坡一眼望去，是很有些田园诗意的。

但一到晚上，整个后坡黑漆漆阴森森的，不时还有猫头鹰、黄鼠狼、狐狸出没，于是很少有人敢在夜间至此。附近的住户在夏季夜晚想去后坡的小河里沐浴，也须三五人结伴壮胆同行。

这后坡就是我和小伙伴们的乐园了。春天我们在这里点坡火，借着风势烧野草，放风筝，最尽兴的是夏秋两季了，整个后坡一片翠绿，一波河水哼着小曲无拘无束地流淌着，赤脚走在河里，沁凉沁凉的，那嬉戏打闹翻筋斗折腾的一身汗渍在不知不觉中消失了。

河的两岸是各种叫不上名来的花草、农作物及一行行随风摇曳的垂柳。空中有蝴蝶在花间飞来飞去，地上有蚂蚱在草丛中蹦蹦跳跳，垂柳上有知了不知疲累地鸣叫着。女小伙伴都爱捉蝴蝶，男小伙伴却爱扑蚂蚱、粘知了。蝴蝶美丽，只能赏赏眼，但蚂蚱知了烧熟了是可以吃的。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吃几个烧蚂蚱和烧知了也算解馋打牙祭了。

小河的上游还有一座不知建于何时的小桥，乃灰青大砖砌成。桥洞弯弯似一轮弓月，由于岁月风雨的侵蚀，小桥有些残损，残损的小桥看上去似很有些故事，给人一种历尽沧桑的感觉。窄窄的桥面，只能行人，不可走车，二人相逢须侧肩而过。小桥很小也不高，但在我等稚童眼里，俨然一庞然大物。

放学后，小伙伴们便在桥上桥下，沟里坎里玩藏猫猫，角力打闹，或分成两帮打土坷拉仗。玩疲累了，便去庄稼地里偷掰农民几个玉米，或挖几个地瓜生吃，有时也会拢一堆火烧来吃。半生不熟，糊头烂脸地下嘴就啃，吃得两个嘴角黑黑，相互望着傻傻地笑。

偶尔也会下河捕捉鱼虾，若是能捉到几尾小鱼，就是我等天大的幸事了。看谁的父母不在家，便去谁家做来吃，既不懂得开膛去五脏，也不知刮去鱼鳞，用清水一洗，便下锅煎炸。那时，能吃到鱼自然是很幸福的一件事了。

小小的我们能将鱼捉到手里，煎到锅里，吃到嘴里，咽到肚里，打个鱼香的嗝，放串鱼腥味的屁，是很有一种自豪感的。

冬季落雪了，小河便结了层薄薄的冰，像一匹帘布东西伸延着，好长很长，直至拐弯看不见。天冷得厉害了，冰结得厚，那小河就是我们天然的溜冰场了。我们叫擦滑，小伙伴们一个一个依次而擦，那滑道是越擦越长、越滑越明亮的。若是哪个小伙伴擦了个狗吃屎或屁股墩，便引得一阵哄笑。

天不愁地不忧中我们长大了，我们的乐园后坡也不复存在了，小河不见了，古朴的小桥不见了，丘陵沟壑花草树木全不见了，就连我早年居住的家属院大墙后也有了一个温馨的称谓——幸福家园。昔日的后坡如今是一栋栋高楼，一家家商铺，人群熙攘。人声鼎沸的集市上买家和卖家为锱铢之利争得面红耳赤，红尘中人人都在忙碌着。这没什么奇怪的，食人间烟火者，谁也不能免俗，包括你，我，他。

聊以自慰的是我辈内心深处还有颗未泯的童心，还有些许书卷气，还有道德底线坚守。因为我们是听着张高谦、刘文学、草原英雄小姐妹的故事，唱着《学习雷锋好榜样》的歌曲，看着《烈火中永生》的电影，受着正统红色教育成长起来了一代人啊。

